

## 白先勇訪問記

黃韻詩

2005年2月23日至25日，白先勇教授應邀出席本校中國文化中心崑曲藝術的推廣活動。在短短三天裏，白教授既要聯同鄭培凱教授和古兆申博士在日間舉辦「白先勇談崑曲」的講座，晚上又要率領蘇州崑劇院小蘭花班的演員演出三場崑劇折子戲，同時要接受各界傳媒的訪問，行程真是非常緊密。然而，白教授是個親切友善的大作家，即使忙得不可開交，但仍願意在百忙中撥冗接受訪問。白教授對後輩的寬厚，真的使筆者深受感動。

### 一 白先勇回首創辦《現代文學》的點滴

白教授在就讀臺大外文系期間，與同系同學王文興、歐陽子、陳若曦、李歐梵等人創辦《現代文學》雜誌。這本雜誌對文壇貢獻良多，不但培養了一群年輕作家，還開創了新文風。



【白教授接受《文映》記者的訪問】

至於由我們中文組同學五人創辦的《文映》<sup>1</sup>，相比白教授的刊物，自然是小巫見大巫，可就是有了成功的先例，對我們而言是很大的鼓舞和推動。於是很想趁是次訪問，跟白教授談談他當年創辦《現代文學》的一些點滴。

當筆者問及白教授創辦《現代文學》有甚麼收穫時，白教授便不禁莞爾，認為當年創辦《現文》最大的收穫，便是結識了一大班志同道合的文友。而且由於他們當時還是學生，沒有發表作品的園地，有了《現文》以後，很多年輕有才的作家便可以在園地發表創作。他更自豪地說：「《現文》培養了一代台灣的作家，那時在《現文》發表作品的學生，現在很多都是大師了。」不錯，當年曾在《現文》投稿的作家，例如王文興、歐陽子、陳若曦、陳映真、李昂、施叔青等，如今都在文壇佔上一席位，他們的崛起，或深或淺都跟《現文》有關。因此，白教授認為創辦《現文》最重要的一點便是培養了一大群作家。

他們在創辦雜誌後，更不斷力求創新，加上受到西方文學的現代主義(modernism)的影響，希望找出新的文學路子。於是每一期的《現文》都為讀者帶來了新驚喜、新資訊，如當時西洋現代文學對台灣而言，還是相當陌生，可《現文》翻譯了卡夫卡、福克納、湯馬斯曼等西方文豪的作品，啟發了讀者對西洋現代文學的興趣，對於當時台灣文壇，無疑起了很大的啟發作用。

白教授創辦《現代文學》，經歷了很多風雨，期間更因為財政拮据而停刊三載。雖然辦這本雜誌非常吃力，但還是堅持了二十年，因為《現文》是他們精神上的寄託。他一臉緬懷地說：「就是因為捨不得，所以一直辦下去。」這使筆者想起白教授在〈《現代文學》的前瞻與後顧〉一文中寫到，在《現文》停刊期間，他總是「感到若有所失，生命好像缺了一角，無法彌補。」《現文》，無疑是白教授一個重要的精神支柱。

他接著又激昂地說：「我們當年都有革命感情，一起創辦的同學都有。」是一種使命感，使他們一直辦下去。然後白教授更熱切地鼓勵我們趕快辦雜誌，認為很多年後再看，也會覺得是共同做的是一件有意義事情。他提起李歐梵教授，當年一同辦《現文》的其中一員，至今還常常有聯繫。我想，就是因為這件共同做的事情，這段共同擁有的記憶，使白教授跟《現文》的每一位伙伴的感情都非常要好，仍互相維繫。

談起當年創辦《現文》的點滴，白教授笑道：「那個時候的自己不知天高地厚，反正年輕嘛，可以狂妄一點。」於是筆者笑問我們現在創辦《文映》，也豈不是「不知天高地厚」？白教授聽後樂得笑了，和藹地對筆者說：「年青的時候應該不知天高地厚，做甚麼也沒關係，做錯了便再來。年輕時應該要大膽、創新。」這是多麼勉勵人心的說話啊！我眼前所見的，是一位循循善誘的大家。



【白教授用心回答《文映》記者的提問】

同樣，白教授以為辦文學雜誌，也應要有「大膽、創新」的元素，他認真地說：「別人辦了再辦的話有甚麼意思呢？有了就不要再辦。」。《現代文學》的創辦，在當時的台灣，

絕對是一種大膽和創新的事業，不過白教授卻謙虛地說：「由於我們當年創辦《現文》時的學問很有限，還沒有能力寫有份量的論文，所以便翻譯一些名家的論文在《現文》發表」，但《現文》對文壇有相當的影響，效果不錯。

《現代文學》，絕對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刊物。

## 二 白先勇情繫崑曲

白先勇教授認為中國是詩的民族，而崑劇就是中國詩魂的代表。因此最能體現中國美學的，就是崑劇藝術。白教授對崑曲情有獨鍾，對崑曲藝術的推廣不遺餘力，他更戲稱自己當了多年推廣崑劇的「義工」。白教授認為這一代的中國人，心靈上總不免有一種文化飄泊感，我們應好好保護和愛惜擁有五百年悠久歷史的崑曲藝術，使它的藝術生命可以延續下去。

白教授寫過很多有關崑曲的文章，先後出版過《姘紫嫣紅牡丹亭》、《白先勇說崑曲》和《牡丹還魂》等書，他在《驚變》中曾說「覺得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氣質倒是變得實在太粗糙了，須得崑曲這種精緻文化來陶冶教化一番。」可見白教授對崑曲的重視與寄望。

白教授認為崑曲對於陶冶性情有很大的幫助，他握著雙手，認真專注地說：「在文學方面，崑劇的底蘊非常深厚，文學修養非常高，不光是戲劇的經典，還是文學的經典。崑劇結合文學、舞蹈、音樂、美術、戲劇，將每一種最高的藝術形式糅合起來，變成一種非常精緻的表演藝術。在傳統文化中，它的藝術價值都是到頂的，擁有非常高的藝術成就。所以看過崑劇以後，便幾乎對中國的每一種藝術如文

學、美術，都有一種認識，都會受到薰陶。」白教授以為，在大學裏面，崑劇是一種很好的啟蒙教育。因此，他近年便熱心向年輕一代介紹崑劇，經常和港、台崑劇藝術家合作，作公開的演講。是次來訪城大，正是宣傳崑曲。他對於崑曲藝術的推廣，可謂身體力行。

白教授製作的青春版《牡丹亭》是他的得意之作，每次談起總是顯得興致勃勃。筆者曾經看過白教授製作的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在沙田大會堂的公演，覺得很感動，也開始感受到崑劇那種震撼人心的魅力，了解到他為何會著迷於崑曲。於是很有興趣想知道他心目中還有沒有其他戲劇想搬上舞台。白教授聽後笑彎了身子，說：「我弄這個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已經累到不得了，如有其他的戲劇要搬上舞台的話，我想我也不會參加了。」白教授製作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的確花盡了心思，跟編劇小組的成員共花了五個月的時間，把五十五折原本，撮其精華，刪減成二十九折，卻能不失其完整性。白教授的用心製作和琢磨，讓我們看到精彩絕倫的《牡丹亭》。

142



【白教授笑談崑曲】

除了《牡丹亭》，白教授的小說《金大班的最後一夜》早已改成了話劇搬上舞台，而《遊園驚夢》也三次搬上了舞台。《孤戀花》和《孽子》拍成了電視劇，在影視方面也有很多的改編。當筆者問白教授還有沒有一些未搬而又想搬上舞台的作品時，他如數家珍地將作品一一數出來。然後又幽默地說：「至於還有更多其他的，我就不去管了，因為我沒有那麼多時間，我的時間都用來製作了崑劇。」崑曲在白教授的生命中，就有如不可或缺的一角，只有不斷熱情的投入，即使花多了心血和時間，也是一種享受，不是嗎？

2001年5月18日，聯合國教科文組將崑劇列為「口述非實物人文遺產」，在崑曲史上是一個重要的紀念日。對於白教授而言，這絕對是一個天大的喜訊。今天崑曲有幸被列為受保護的文化，固然是中國人的喜悅和自豪。可是中國文化源遠流長、博大精深，五千年的歷史，累積了五千年的文化，除了崑劇以外，被人遺忘而又需要受到保護的中國文化又怎能數得盡呢？白教授也不禁慨嘆：「太多了啦，我們傳統的中國文化被破壞得相當厲害。在過去一百年，已建築的文化被破壞得非常嚴重，我們確實要好好保護我們中國的文化。」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情，其實不只體現在崑曲方面。

### 三 白先勇談創作

白先勇教授創作經驗非常豐富，早在1958年，只有二十一歲的他，已發表了第一篇小說《金大奶奶》。1963年赴美就讀愛奧華大學「作家工作室」，研究創作。白教授的著作豐富，有短篇小說集《寂寞的十七歲》、《臺北人》，長篇小說《孽子》，散文集如《驀然回首》、《第六隻手指》等，各有特色。

在寫作高手面前，筆者當然不會錯失良機請白教授跟我們分享他的創作經驗。

白教授早年在台大修讀外文系，他說修讀外文系對中文創作有很大的幫助，「我讀外文系時，接觸了很多西方文學，覺得西方文學很偉大，有很崇高的成就。讀了十九世紀、二十世紀西方作家的現代主義的作品後，有很大的啟發。」。白教授的確是學有所得，能不囿於自小對中國文學的喜愛，而吸收西洋現代文學寫作技巧，獲其精華，得其所宜，與中國傳統表現方式互相融合。他更揮筆自如，將一篇篇充滿特色的優秀作品帶給讀者，同樣對讀者有很大的啟發。



【白教授和《文映》記者葉美花】

白教授的作品多描寫新舊時代交替的人物故事和生活，使作品充滿歷史興衰和人世滄桑之感，如《臺北人》的十四篇全是充滿今非昔比的感慨之作，一群尋根無依的臺北人，《花橋榮記》的盧先生、《一把青》的朱青、《游園驚夢》的藍田玉，發生在新舊時代交替的故事，讀來有「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。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」的感慨。

因此讀白教授的作品，總讓人有一種感

覺，就是他的人生閱歷很豐富，對於沒有那麼多人生經驗的年青作家，好像有點不太公平吧！對此，白教授將身子靠前，和善地說：「其實每個人的一生都可以寫好幾本小說，平凡也是文學，只要有insight，對人生的看法深刻的話，很普通的題材也可以寫得很好，像很有名的簡·奧斯汀(Jane Austen 1775 – 1817)，他寫來寫去都是一些很普通的題材，如女兒出嫁，但卻寫得很好。只要仔細觀察身邊的事物，很多都很有意思，很多也是很好的題材。」生活就是題材，要用眼看，也要用心感受。

可惜訪問時間實在有限，白教授只能跟我們分享他部份寶貴的寫作心得，可對於喜歡寫作的同學而言，其實已獲益良多。

#### 採訪手記：

早上跟隨白先勇教授在港幾天的褸姆到他住的城大宿舍。一大早便打擾白教授，心裏著實覺得不好意思。懷著戰競的心情跟白教授說



【白教授和《文映》記者黃韻詩】

早，他隨即報以親切的微笑，說記得筆者想跟他做訪問，還風趣地用廣東話叫筆者等候他。白教授親切隨和的個性從這一二細節中體現出來了。

雖然訪問只有短短的三十分鐘，可白教授真摯誠懇的待人態度，卻依然令筆者記憶猶新。在訪問過程中，他也是笑意盈盈、風趣幽默、平易近人，使筆者在享譽國際的大作家面前，絲毫不感壓力。

白教授絕對是一個性情中人。當他談起創辦《現代文學》的點滴，懷念之情溢於言表，他雖笑言自己當年創辦《現文》是「不知天高地厚」，可提起那段以文會友的歲月，卻樂在心裏口裏。而談起崑劇，白教授即顯得興致勃

勃，問筆者有沒有看蘇州崑劇院小蘭花班在城大的演出，究竟好不好看？喜不喜歡看？白教授對崑劇那份由衷的熱愛，又活躍於身體每一個神經和細胞。

白教授待人對事的真誠，在他的散文中已充分見到，在現實生活中也不減這份真情，更教人感到難能可貴。

是次承蒙白教授的厚愛，願意在百忙中抽出時間接受訪問；同時亦有賴中國文化中心的鄭培凱教授和馬家輝博士的悉心安排，訪問才得以順利進行。

期待白教授下次再光臨城大。



1 編按：《文映》為中文、翻譯及語言學系資助的校內文學刊物。本文亦載於《文映》。